

第八章

詩人的掙扎與隕落





詩人的掙扎

婚後幾年間，徐志摩的詩作一年比一年少，日記也一篇比一篇沮喪。陸小曼和翁瑞午的關係又幾乎把他逼到了死角，他沒有勇氣再留在國內看別人的譏笑，所以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登上了出國的遠洋輪船。他想藉這樣的機會讓自己冷靜一下，整理一下這幾年來的生活，也給陸小曼一個自我剖析的機會。本來他是想帶著陸小曼一起出國旅行的，但是陸小曼不願意出遠門，藉口身體不適不願意外出，其實她是纏綿於鴉片煙榻之上，不願意離開上海的生活狀態。

一出國門，踏上旅途的徐志摩精神立刻為之一振。他先後經日本橫濱太平洋去了美國，後來又到了英國，再由英國去印度探望大詩人泰戈爾，在這一年的十一月才回到中國。在日本，他遊覽了神戶著名的雌雄龍瀑布，山間的飛瀑流泉讓他的心靈得到了極好的安慰。在大自然的懷抱裡，他忘掉了所有的不快。但是回到船上給陸小曼寫信時，他的心情又沉重起來。他想趁在國外旅行的這段時間裡，多給陸小曼寫寫信，幫助她脫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是留在家中的陸小曼卻沒有徐志摩這般的熱心，她過的日子沒有什麼改變，也不熱心給徐志摩回信，與幾年前處於戀愛期間徐志摩出國她在家裡拚命寫信的情形完全不同。徐志摩幾經催促：「眉你的第一封信總該來了，再要不來，我眼睛都要望穿了。眉，你身體該好些了吧？如其還要得，我盼望你不僅常給我寫信，並且要你寫得使我宛然能覺得我的乖眉小貓兒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但是他仍舊遲遲不見陸小曼回信。一路上徐志摩也不完全是在散心和遊覽名勝古跡，他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從中國帶去的那些古玩在國外脫手，以其能夠從中獲得一些利潤。想不到一個風流瀟灑的現代詩人居然要做這種行當了，而且從

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要把這些古董賣出去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得跟人家厚著臉皮地吹噓，且美國人裡面也有不少精於此道的人，吹噓也有穿幫的時候，只能大著膽子去碰運氣了。他寫道：

今天我把古董給文伯看：他說這不行，外國人最講考據，你非得把古董的歷史原原本本的說明不可。他又說：三代銅器是不含金質的，字體也太整齊，不見得怎樣古；這究竟是幾時出土，經過誰的手，經過誰評定，這都得有。凡是有名的銅器在考古書上都可以查得的。這克燼是什麼時代，什麼×鑄的，為什麼叫「克」？我走得匆促，不曾詳細問明，請瑞午給我從詳（而且須有根據，要靠得住）即速來一個信，信面添上一—「Via Geattle」，可以快一個禮拜。還有那瓶子是明朝什麼年代，怎樣的來歷，也要知道。漢玉我今天才打開看，怎麼爸爸只給我些普通的。我上次見過一些藥罐什麼好些的，一樣都沒有，頗有些失望。但我當然去盡力試賣。文伯說此事頗不易做，因為你第一得走門路，近年來美國人做冤大頭也已經做出了頭。近來很精明了，中國什麼路貨色什麼行市，他們都知道。第二即使有了買主，介紹人的佣金一定不小，比如濟遠說在日本賣畫，賣價五千，賣主真到手的不過三千，因為八大那張畫他也沒有敢賣，而且還有我們身份的關係，萬一他們找出證據來說東西靠不住，我們要說大話，那很難為情。不過他倒是有這一路的熟人，且碰碰運氣去。

船到紐約的時候，還差點兒遇上了麻煩，因為船到岸就得檢查行李，徐志摩帶了這麼多的古董出境怕是不好應付，果然徐志摩在信裡寫到了這一點：「船上的風景也好，我也無心看，因為到岸就得檢驗行李過難關。八時半到西雅圖，還好，大約是金

問泗的電報，領館裡派人來接，也多虧了他；出了些小費，行李居然安然過去。現在無妨了，只求得到主兒賣得掉，否則原貨帶回，也夠掃興的不是？當晚為護照行李足足弄了兩小時，累得很；一到客棧，吃了飯，就上床睡。」

想必詩人在這個緊急關頭也是十分狼狽，心情忐忑不安，大感風度失盡，斯文掃地吧。但家用開支那麼大，不多想些辦法開闢財源如何支撐得下來？到了紐約，徐志摩也顧不上先去遊覽遊覽風光，結交一些朋友，只能先考慮如何把手裡的寶貝賣出去。當然，徐志摩也不忘在有空的時候給陸小曼買些她喜歡的東西籠絡籠絡她，討她歡心，以期她能夠向他希望的方向改變。

這次出國，徐志摩的收穫很大，不僅見到了狄更生、傅來義以及羅素全家，還重返了康橋。康橋是他的精神故鄉，這裡的一草一木都能喚起他美好的回憶，康河的柔波裡沉澱著他彩色的夢，在這種美麗的境界裡，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再別康橋〉。

〈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裡，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樹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在歐洲的旅途裡，與名人的會晤中，徐志摩再次汲取了精神上的營養。此外，他還參觀了泰戈爾的助手恩厚之的達廷頓莊園。這個莊園和泰戈爾在印度蘇魯的農莊是同樣性質和目的的，是恩厚之和泰戈爾自己投資辦的一個免費為開發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文化和智力水平的社會試驗場地，有著濃厚的「理想國」和「烏托邦」的影子。這兩個理想主義者還準備把這種發

展農村經濟的模式推廣到中國。於是在一九二四年訪華時曾和徐志摩商量的在中國實驗的方針，徐志摩也是個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們一拍即合，但是由於國內的內戰使得計劃擱淺。

這一次徐志摩看到理想在英國的一小塊土地上實現了，當然也是高興萬分。

懷著這樣愉快的心情，徐志摩來到了印度拜訪泰戈爾。徐志摩是聽到泰戈爾身體狀況惡化的消息才匆匆趕去見他的，本以為他會臥病在床，凶多吉少，沒想到見了他時卻發現他已經康復了，而且恢復了所有的工作，這讓徐志摩無比的高興。在泰戈爾的陪伴下，徐志摩參觀了泰戈爾建立在大自然懷抱裡的國際大學，他還應邀做了有關孔夫子的講座。泰戈爾對徐志摩的關懷和愛護就像一位慈愛的父親之於兒子，與普通父親不同的是他的語言充滿了深刻的哲理，蘊涵著博大的思想和屢屢溫情，滋養著心靈乾涸的徐志摩。

五個月的海外旅行結束後，徐志摩回到了上海，但是從歐洲回來的他立即被失望所籠罩。他在旅途中不斷地給陸小曼寫信，不斷地鼓勵她幹點有意義的事情，試著過一過正常人的生活，小半年下來信寫了有上百封，真可謂苦口婆心。但是陸小曼一點都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依舊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與他去歐洲之前沒什麼兩樣。



泰戈爾來我家

也許是因為都是懷著理想主義人生觀的緣故，也許是因為都是詩人，泰戈爾自從第一次見到徐志摩之後，就和他格外的投緣，親如父子。泰戈爾對徐志摩一直關懷備至，徐志摩和陸小曼戀愛受阻之時出於無奈出國，是他特意囑咐恩厚之邀請的。徐志摩結婚後恩厚之還寄過一大筆錢來資助徐志摩和陸小曼去國外留學，但是由於陸小曼身體的原因沒有去成，錢卻花在了花天酒地上。這一次徐志摩婚姻出現問題時，他首先想到的又是去泰戈爾那裡散散心。剛從泰戈爾那裡回來不久，泰戈爾又發來電報說要親自到徐志摩家裡做客，這對於徐志摩和陸小曼來說無疑是件天大的好事。要知道，以泰戈爾的名氣，多少學術機構和文化團體費盡了心思想請還請不到他，更別說是私人性質的會面了。沒想到泰戈爾竟然要來家裡做客，徐志摩和陸小曼自然是受寵若驚，忙著做恭候大詩人到來的準備。

一九二九年的三月，泰戈爾在加拿大參加國民教育會議之前，途經中國，特意從上海上岸，看望徐志摩和陸小曼。幾個月前徐志摩在印度時，曾向老詩人訴說了自己婚姻的苦惱，老詩人也是百感交集。想到第一次見徐志摩之時，身邊跟隨著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這一對璧人，徐志摩央求老詩人給他求情挽回他和林徽因的感情，他沒能幫上忙，讓徐志摩傷心失望了一回。這一次他一定要見見這位能讓他「兒子」瘋狂和傷心的女子，好好地彌補一下他們婚姻的裂縫。

由於是純粹的私人來往，泰戈爾推掉了一切學術團體的邀請和接待，直接住在了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家裡。在老詩人到來之前，陸小曼還特意為泰戈爾準備了一間印度風格的房間，但是泰戈爾來到徐志摩家之後，卻喜歡上了徐志摩和陸小曼那間中國風格十足的臥室，於是就住在臥室裡了。這段時間裡，陸小曼也推掉了一切交際活動，乖乖地待在家裡，充分地發揮她那善於與人溝通的交際才能，盡心盡力地在家陪伴著老詩人，讓

老詩人深深體會到了東方式的溫情和中國式的天倫之樂。

陸小曼的出色表現贏得了泰戈爾的喜愛，在泰戈爾眼裡，陸小曼果然是一位非常美麗而又有東方氣質的女性，而且她還能和他用英語交談，多才多藝，乖巧可人。他非常喜歡陸小曼，平常在家時總是撫著她的頭叫她小孩子，還給她講有趣的印度趣聞和故事，給她背誦自己的詩歌，甚至在飯後還給她和徐志摩算命。一次，泰戈爾用毛筆給徐志摩和陸小曼畫了一幅畫，其實是他的自畫像，但是不細看就是一座大山的輪廓。他在畫旁邊題了一首詩：「小山盼望變成一隻小鳥，擺脫它那沉默的負擔。」這也許是老詩人故意寫這首詩來反映徐志摩的負擔和壓力，以暗示陸小曼要體貼徐志摩，以此來緩解他們婚姻的矛盾。但不知陸小曼是否心領神會。在一次由印度人組織的酒會上，泰戈爾向人介紹陸小曼時說她是他的兒媳婦，由此可見老詩人對陸小曼是非常認同的。

幾個月以後，泰戈爾從美國和加拿大回來，途經日本，又到上海徐志摩的家裡住了兩天。但是這一次，泰戈爾心境差極了，像一下子老了好幾歲。原來泰戈爾到加拿大參加完會議之後，預定去美國講學，但是由於不小心丟失了護照，所以遭到了歧視有色人種的美國官員的百般刁難，詩人一怒之下就放棄了美國之行。詩人順道來到日本講學時，由於反對日本對外擴張的宣傳，又受到軍國主義分子的排斥，所以氣得病倒了。

老詩人在徐志摩家裡像一隻折了翅膀的蒼鷹，倦怠的神色裡滿是掩飾不住的傷感。陸小曼和徐志摩盡力地讓他開心，但他的笑容還是少了很多。兩天後，泰戈爾要回國了，他把自己身上的長袍解下來披在徐志摩的身上，依依不捨地上了船。解袍相贈是什麼樣的深情厚誼徐志摩是知道的，陸小曼也很理解，這樣一位可敬可親的老人是真的把他們看成自己的兒女了。陸小

曼忍不住淚流滿面地撲到老詩人懷裡，望著泰戈爾遠去的船影，徐志摩止不住淚水滿盈，有誰知道，這一別竟是徐志摩與泰戈爾的永訣。

老詩人給陸小曼留下了三件禮物：一個用頭髮與金絲線絞成的手鐲，一塊印度風格的絲質頭巾和一張精美的床單大小的包書紙。可惜的是，這張精美的咖啡色帶方格的包書紙，竟被傭人當成了絨布床單，放在水中浸泡搓洗很快就給弄壞了。

十多年後，徐志摩已經逝世快十年了，正逢泰戈爾八十大壽，陸小曼寫下了〈泰戈爾在我家〉這篇文章為老詩人祝壽，也為紀念英年早逝的詩人徐志摩。全文如下：

誰都想不到今年泰戈爾先生的八十大慶倒由我來提筆慶祝。人事的變遷太幻妙得怕人了。若是今天有了志摩，一定是他第一個高興。只要看十年前老頭兒七十歲的那一年，他在幾個月前就坐立不安思念著怎樣去慶祝，怎樣才能使老頭滿意，所以他一定要親自到印度去，而同時環境又使他不能離開上海，直急得搔頭抓耳連筆都懶得動；一直到去的問題解決了，才慢慢的安靜下來，後來費了幾個月的工夫，才從歐洲一直轉到印度，見到老頭的本人，才算足了心願。歸後他還說，這次總算稱了我們的心；等他八十歲的時候，請老人家到上海來才好玩呢！誰知一個青年人倒先走在老人的前頭去了。

本來我同泰戈爾是很生疏的，他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我還未曾遇見志摩；雖然後來志摩同我認識之後，第一次出國的時候，就同我說此去見著泰戈爾一定要介紹給你，還叫我送一張照片給他；可是我腦子裡一點感想也沒有。一

直到去了見著老人之後，寄來我一張字條，是老人的親筆；當然除了誇讚幾句別無他話，而在志摩信裡所說的話，卻使我對這位老人發生了奇怪的感想，他說老人家見了我們的相片之後，就將我的為人，脾氣，性情都說了一個清清楚楚，好像已見著我的人一樣；志摩對於這一點尤其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恨不能立刻叫我去見他老人家。同時他還叫志摩告訴我，一、二年後，他一定要親自來我家，希望能夠看見我，叫我早一點預備。自從那時起，我心裡才覺得老人家真是一個奇人，文學家而同時又會看相！也許印度人都能一點幻術的吧。

我同志摩結婚後不久，他老人家忽然來了一個電報，說一個月後就要來上海，並且預備在我家下榻。好！這一下可忙壞了我們了；倆個人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房子又小；窮書生的家裡當然沒有富麗堂皇的家俱，東看看也不合意，西看看也不稱心，簡單的樓上樓下也尋不出一間可以給他住的屋子。回絕他，又怕傷了他的美意；接受他，又沒有地方安排。一個禮拜過去還是一樣都沒有預備，只是兩個人相對發愁。正在這個時候，電報又來了，第二天的下午船就到上海。這一下可真抓了瞎了，一共三間半屋子，又怕他帶的人多，不夠住，一時搬家也來不及，結果只好硬著頭皮去接了再說。

一到碼頭，船已經到了。我們只見碼頭上站滿了人，五顏六色的人頭，在陽光下耀得我眼睛都覺得發花！我奇怪得直叫起來，怎麼今天這兒儘是印度阿三呀！他們來開會麼？志摩說：「你真糊塗，這不是來接老人家的麼？」我這才明白過來，心裡不由的暗中發笑，志摩怎麼喜歡同印度人交朋友。我一向欽佩之心到這時候竟有一點兒不舒服起

來，因為我平時最怕看見的是馬路上的紅頭阿三，今天偏要叫我看見這許多的奇形怪狀的人，綠沉沉的眼珠子，一個個對著我們兩個人直看，看得我躲在志摩的身邊連動也不敢動。那時除了害怕，別的一切都忘懷了，連來做什麼的都有點糊塗。一直到擠進了人叢，來到船板上，我才喘過一口氣來，好像太夢初醒似的，經過船主的招呼，才知道老人家的房間。

志摩是高興得連跑帶跳的一直往前走，簡直連身後的我都忘了似的，一直往一間小屋子就鑽，我也只好悄悄的跟在後邊；一直走進一間小房間，我才看見他正在同一個滿頭白髮老人握手親近，我才知道那一定就是他一生最崇拜的老詩人。留心上下的細看，同時心裡感著一陣奇特的意味，第一感覺的，就是怎麼這個印度人生得一點也不可怕？滿臉一點也不帶有普通印度人所有的兇惡的目光，臉色也不覺得奇黑，說話的音調更帶有一種不可言喻的美，低低的好似出谷的黃鶯，在那兒婉轉嬌啼，笑瞇瞇的對著我直看。我那時站在那兒好像失掉了知覺，連志摩在旁邊給我介紹的話都不聽見，也不上前，也不退後，只是直著眼對他看；連志摩在家中教好我的話都忘記說，還是老頭兒看出我反常的情形，慢慢的握著我的手細聲低氣的向我說話。

在船裡我們就談了半天，老頭兒對我格外的親近，他一點也沒有驕人的氣態，我告訴他我家裡實在小得不能見人，他反說他愈小愈喜歡，不然他們同胞有的是高廳大廈請他去住，他反要到我家裡去嗎？這一下倒使我不能再存絲毫客氣的心，只能遵命陪他回到我們的破家。他一看很滿意，我們特別為他預備的一間小印度房間他反不要，倒要

我們讓他睡我們兩人睡的破床。他看上了我們那頂有紅帳子的床，他說他愛它的異鄉風味。他們的起居也同我們一樣，並沒歐美人特別好潔的樣子，什麼都很隨便。只是早晨起得特別早，五時一定起身了，害得我也不得安睡。他一住一個星期，倒叫我見識不少，每次印度同胞請吃飯，他一定要帶我們同去，從未吃過的印度飯，也算吃過幾次了，印度的闊人家裡也去過了，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同時還要在老頭兒休息的時候，陪了他帶來的書記去玩；那時情況真是說不出的愉快，志摩是更樂得忘其所以，一天到夜跟著老頭子轉。雖然住的時間不長，可是我們三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親熱了。

這個時候志摩才答應他到八十歲的那年一定親去祝壽，誰知道志摩就在去的第二年遭難。老頭子這時候聽到這種霹靂似的惡信，一定不知怎樣痛惜的吧。本來也難怪志摩對他老人家特別的敬愛，他對志摩的親摯也是異乎尋常，不用說別的，一年到頭的信是不斷的。只可惜那許多難以得著的信，都叫我在志摩故後全部遺失了，現在想起來也還痛惜！因為自得噩耗後，我是一直在迷霧中過日子，一切身外之物連問都不問，不然今天我倒可以拿出不少的紀念品來，現在所存的，就是附印在這裡泰戈爾為我們兩人所作的一首小詩和那幅名貴的自畫像而已。

想必當年徐志摩飛機失事的消息傳到泰戈爾耳朵裡時，老詩人也是傷心欲絕的吧！多年以後的一九四九年，泰戈爾的孫子在北大留學時還找過陸小曼，並且來信要陸小曼給他幾本徐志摩的詩和文章。但是病重的陸小曼沒有及時看到這封信，家裡人等到她病好了才把信給她，她急忙回信時已經太晚了，泰戈爾的孫子已經離開了北大，從此失去了聯繫。這也成為陸小曼抱恨終生的憾事。

北上與南下的爭執

一九三〇年，徐志摩在胡適的幫助和勸說之下，決定脫離上海那種「銷蝕筋骨，一無好處」的頹廢生活，重新振作起來，於是辭掉了上海和南京的教席，轉任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並在北京女子大學兼課。北平的風氣和上海有著很大的差別，加上北平的朋友和熟人又多，徐志摩找回了以前的活力和自信。他覺得如果陸小曼也能搬到北平同住的話，就脫離了上海那些交際圈裡的朋友和那種不健康的環境，再加上北平有這麼多上進的朋友的共同影響，陸小曼自己稍加努力，一定能改掉這幾年來在上海沾染上的壞習慣和抽鴉片的惡習的。

於是徐志摩屢次苦苦哀求陸小曼去北平，在這一時期徐志摩寫給陸小曼的信裡，這樣的懇求隨處可見。像一九三一年三月的一封信裡就有這樣懇切的話語：

我未嘗不知情理。但上海的環境我實在不能再受。再窩下去我一定毀；我毀，於別人亦無好處。於你更無光鮮。因此忍痛離開；母病妻弱，我豈無心？所望你能明白，能助我自救；同時你亦從此振拔，脫離痼疾；彼此回復健康活潑，相愛互助，真是海闊天空，何求不得？……你能明白我的苦衷，放我北來，不為浮言所惑；亦使我對你益加敬愛。但你來信總似不肯捨去南方。硃石是我的問題，你反正不回去。在上海與否，無甚關係。至於娘，我並不曾要你離開她。如果我北京有家，我當然要請她來同住。好在此地房舍寬敞，決不至如上海寓處的侷促。我想只要你肯來，娘為你我同居幸福，決無不願同來之理。你的困難，由我看來，決不在尊長方面，而完全是在積習方面。積重難返，戀土重遷是真的。（說起報載法界已開始搜煙，那不是玩！萬一鬧出笑話來，如何是好？這真是仔細打聽的時機了。）我對你的愛，只有你自己最知道，前三年你

初沾上習的時候，我心裡不知有幾百個早晚，像有蟹在橫爬，不覺多麼難受。但因你身體太壞，竟連話都不能說。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紳士的。所以至多只是短時間繃長著一個臉，一切都都在心裡。如果不是我身體茁壯，我一定早得神經衰弱。我決意去外國時是我最難受的表示。但那時萬一希冀是你能明白我的苦衷，提起勇氣做人。我那時寄回的一百封信，確是心血的結晶，也是漫遊的成績。但在我歸時，依然是照舊未改；並且招惹了不少浮言。我亦未嘗不私自難受，但實因愛你過深，不惜處處順你從著你，也怪我自己意志不強，不能在不良環境中掙出獨立精神來。在這最近二年，多因循復因循，我可說是完全同化了。但這終究不是道理！因為我是我，不是洋場人物。於我固然有損，於你亦無是處。幸而還有幾個朋友肯關切你我的健康和榮譽，為你我另辟生路。固然事實上似乎有不少不便，但只要你能信從你愛摩的話，就算是你犧牲，為我犧牲。就算你和一個地方要好，我想也不至於要好得連一天都分離不開。況且北京實在是好地方。你實在是過於執一不化，就算你這一次遷就，到北方來遊玩一趟；不合意時盡可回去。難道這點面子都沒有了嗎？

我們這對夫妻，說來也真是特別；一方面說，你我彼此相互的受苦與犧牲，不能說是不大。很少夫婦有我們這樣的腳根。但另一方面說，既然如此相愛，何以又一再捨得相離？你是大方，固然不錯。但事情總也有個常理。前幾年，想起真可笑。我是個癡子，你素來知道的。你真的不知道我曾經怎樣渴望和你兩人並肩散一次步，或同出去吃一餐飯，或同看一次電影，也叫別人看了羨慕。但說也奇怪，我守了幾年。竟然守不著一單個的機會，你沒有一天

不是engaged的，我們從沒有privacy過。到最近，我已然部分麻木，也不想望那種世俗幸福。即如我行前，我過生日，你也不知道。我本想和你同吃一餐飯，玩玩。臨別前，又說了幾次，想要實行至（少）一次的約會，但結果我還是脫然遠走，一單次的約會都不得實現。你說可笑不？這些且不說它，目前的問題：第一還是你的身體。你說我在家，你的身體不易見好。現在我不在家了，不正是你加倍養息的機會？所以你愛我，第一就得咬緊牙根，養好身體；其次想法脫離習慣，再來開始我們美滿的結婚幸福。我只要好好下去，做上三兩年工，在社會上不怕沒有地位，不怕沒有高尚的名譽。雖則不敢擔保有錢，但飽暖以及適度的舒服總可以有。你何至於遽爾悲觀？要知道，我親親至愛的眉眉，我與你是一體的，情感思想是完全相通的；你那裡一不愉快，我這裡立即感到。心上一不舒適，如何還有勇氣做事？要知道我在這裡確有些做苦工的情形。為的無非是名氣，為的是有榮譽的地位，為的是要得朋友們的敬愛，方便尤在你。我是本有頗高地位，用不著從平地築起，江山不難取得，何不勇猛向前？現在我需要我缺少的只是你的幫助與根據於真愛的合作。眉眉！大好的機會為你我開著，再不可錯過了。時候已不早（二時半），明日七時半即須起身。我寫得手也成冰，腳也成冰。一顆心無非為你，聰明可愛的眉眉，你能不為我想嗎？

儘管徐志摩是掏心掏肺地跟陸小曼說出自己的心裡話，說自己之所以離開妻子父母孤身到北平來的原因和對她這幾年來的荒唐生活的看法，懇求她為他們兩個人的幸福和將來考慮，搬到北平來，改掉抽鴉片的陋習，共同奮鬥，打拼出一個好的生活局面來。但是陸小曼還是沒有把這封情真意切的信當成一回事。

在這一年五月份的信裡，徐志摩又一次提起要陸小曼到北平來的要求。哪怕是過半個夏天也行。他說道：「歸途上大家討論夫妻，人人說到你，你不覺得耳根紅熱嗎？他們都說我脾氣太好了，害得你如此這般。我口裡不說，心想我曼總有逞強的一天，他們是無家不冒煙，這一點我倆最沾光，也不安煙囪，更不說煙。這回我要正式請你陪我到北京來，至少過半個夏，但不知你肯不肯賞臉？景任十分疼你，因此格外怪我，說我老爺怎的不做主。話說回來，我家煙雖不外冒，恰反向裡咽，那不是更糟糕更纏牽？」

但是陸小曼還是沒有理會徐志摩的請求，仍舊沉迷在上海的糜爛生活裡。

徐志摩在六月十六日，六月二十五日的信裡又好幾次提到了要陸小曼北來的事情。他簡直是見縫插針，無論說到什麼事情，只要能夠和陸小曼北上沾一點邊的，他都要借來當勸說陸小曼的說辭。

到後來，徐志摩完全是採取連哄帶勸、軟硬兼施的手段，使出渾身解數。一會兒在陸小曼面前裝可憐，一會又用兩個人的感情做掩護，使「柔情攻勢」之戰法；一會兒推出長輩和朋友的話來相勸，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戰法；一會兒又說北平如何之美，如何之好，使「深度誘惑」之戰法。可謂功夫老道，心機費盡，但是陸小曼還是沒有動身的意思。徐志摩沒辦法，只好使出最後一招：「短期實驗法」。意圖先把陸小曼騙到北平來再說。他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信裡寫道：

現在只有再試試，你從我來北平住一時，看是如何。你的身體當然宜北不宜南！

愛，你何以如此固執，忍心和我分離兩地？上半年來去頻頻，又遭大故，倒還不覺得如何。這次可不同，如果我現在不回，到年假尚有兩個多月。雖然光陰易逝，但我們恩愛夫妻，是否有此分離的必要？眉，你到哪天才肯聽從我的主張？我一人在此，處處覺得不合式；你又不肯來，我又為責任所羈；這真是難死人也！

如此好言相勸，陸小曼始終不肯答應去北平。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一是由於她已習慣了上海優遊自在的生活；二是她當年拼盡力氣要嫁給徐志摩時，在北平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對和謾罵，包括她過去很多的朋友，她不想見那些人了。而且現在嫁給了徐志摩，生活也沒有格外的幸福，她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他們；三是上海有個翁瑞午，對她百依百順，知冷知熱，而北平有個林徽因，是她最大的情敵，她不想去和她生活在同一個城市，離得太近就有人會拿她們倆做比較，她怕這種比較。

但是徐志摩寫這封信的時間已經是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離他飛機失事只有二十來天了，如果陸小曼早知道死神就在徐志摩身邊徘徊的話，相信她肯定不會這麼固執，一再讓徐志摩遺憾和失望的。年輕人的任性和頹敗生活習慣的纏繞，使她一次又一次地與最後一次滿足徐志摩心願的機會擦肩而過，這一切將變成怎樣的遺憾和悔恨啊。



「窮、窘、枯、乾」的詩人

到徐志摩臨死前的一兩年裡，他的生活再無詩意可言了，陷入了「窮、窘、枯、乾」的境地。陸小曼在上海的生活開支太大了，她生活考究，派頭極大，動輒一擲千金，不僅衣著講究，連手帕、香水都要法國名牌。跳舞、唱戲、打牌、抽鴉片，哪一樣不要花大錢？再加上常常包訂劇院、夜總會等娛樂場所的座席，頻頻光顧豪華的賭場和「麗娃麗達村」、「大西洋」、「一品香」這樣高級的地方，花費甚鉅，每月至少要五百、六百元的支出。徐志摩本就沒有什麼積蓄，父親又斷絕了他的經濟後援，為了支付龐大的家庭開銷，他只得放棄寫詩的閒情逸致，像無頭蒼蠅一樣東奔西忙，拚命賺錢。

徐志摩先後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上海法學院、南京中央大學以及北京大學等處兼課，同時編刊物、辦書店，月收入至少是五百、六百元。即使這樣，他還要經常欠債，拆東牆補西牆，為了每月的家用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自從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徐志摩到北平任教後，他自己更是省吃儉用。由於吃、住都在胡適家，不需要花什麼錢，所以他每月只留下極小部分的零用錢，其餘的都給了陸小曼，從這一時期他寫給陸小曼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的「窮」和「窘」：「北大的教授（三百）是早定的，不成問題。只是任課比中大的多，不甚愉快。此外還是問題，他們本定我兼女大教授，那也有二百八，連北大就六百不遠。但不幸最近教部嚴令禁止兼任教授，事實上頗有為難處，但又不能兼。如僅僅兼課，則報酬又甚微，六點鐘不過月一百五十。總之此事尚未停當，最好是女大能兼教授，那我別的都管，有二百八和三百，只要不欠薪，我們兩口子總夠過活。就是一樣，我還不知如何？此地要我教的課程全是新的，我都得從頭準備，這是件麻煩事；倒不是別的，因為教書多佔了時間，那我願意寫作的時間就得受損失。」

這樣的兼課課程任務是極其繁重的，徐志摩又想把課教好，所

以格外的吃力。徐志摩在信中寫道：「此星期已上課，北大八小時，女大八小時。昨今均七時起身，連上四課。因初到須格外賣力（學生亦甚歡迎），結果頗覺吃力，明日更煩重，上午下午兩處跑，共有五小時課。星六亦重，又因所排功課，皆非我所素習，不能不稍事預備，然而苦矣。晚睡仍遲，而早上不能不起。」

信中情形，確實是苦不堪言，但是徐志摩沒有辦法，誰叫他妻子那麼會花錢呢？這種苦力似的兼課很快就取得了效應，第一個月的工資很快發下來了，但是徐志摩絲毫沒有輕鬆的感覺，因為他還欠著錢，於是他趕緊把錢給陸小曼寄回去，並且附信一封：

北大經過適之再三去說，已領得三百元。昨交興業匯滬交賬。女大無望，須到下月十日左右再能領錢，我又豁邊了，怎好？南京日內或有錢，如到，來函提及。

祝你安好，孩子！上沅想已到，一百元當已交到。陳圖南不日去申，要甚東西，速來函知。

疲於奔命的徐志摩有時也發一發牢騷，開玩笑說自己是一頭用來賺錢的牛。但更多的時候，他是焦頭爛額地四處填補經濟上的巨大漏洞，沒有開玩笑的心境。他想方設法利用一切時間來賺錢，但是錢還是如泥牛入海，填到巨大的家庭開支裡不見蹤影。欠了一屁股的債，陸小曼是絲毫不著急的，排場依舊是那麼大。徐志摩只好求陸小曼幫幫他，減少家裡的開支和排場，他對陸小曼說：

第二是錢的問題，我是焦急得睡不著。現在第一盼望節前發薪，但即節前有，寄到上海，定在節後。而二百六十元

期轉眼即到，家用開出支票，連兩個月房錢亦在三百元以上，節還不算。我不知如何彌補得來？借錢又無處開口。我這裡也有些書錢、車錢、賞錢，少不了一百元。真的躊躇極了。本想有外快來幫助，不幸目前無一事成功，一切飄在雲中，如何是好？錢是真可惡，來時不易，去時太易。我自陽曆三月起，自用不算，踏費等等不算，單就什銀行及你的家用，已有二千零五十元。節上如再寄四百五十元正合二千五百元，而到六月底還只有四個月，如連公債果能抵得四百元，那就有三千元光景，按五百元一月，應該盡有富餘，但內中不幸又夾有債項。你上節的三百元，我這節的二百六十元，就去了五百六十元，結果拮据得手足維艱。此後又已與老家說絕，緩急無可通融。我想，我們夫妻倆真是醒起才是！若再因循，真不是道理。再說我原許你家用及特用每月以五百元為度。我本意教書而外，有翻譯方面二百可得，兩樣合起平均相近六百，總還易於維持。不想此半年各事顛倒，母親去世。我奔波往返，如同風裡蓬帆，身不定，心亦不定。莎士比亞更如何譯得？結果僅有學校方面五百多，而第一個月又被扣了一半。眉眉親愛的，你想我在這情形下，張羅得苦不苦？同時你那裡又似乎連五百都還不夠用似的，那叫我怎麼辦？我想好好和你商量，想一長久辦法，省得撥腳窩腳，老是不得乾淨。家用方面，一是（屋子），二是（車子），三是（廚房）：這三樣都可以節省。照我想一切家用此後非節到每月四百，總是為難。眉眉，你如能真心幫助我，應得替我想法子，我反正如果有餘錢，也決不自存。我靠薪水度日，當然夢想不到積錢，唯一希冀即是少債，債是一件 degrading and humiliating thing。眉，你得知道有時竟連最好朋友都會因此傷到感情的，我怕極了的。

時間真是不夠支配。你我是天成的一對。都是不懂得經濟，尤其是時間經濟。關於家務的節省，你得好好想一想，總得根本解決車屋廚房才是。

徐志摩為了節省家用，多次催陸小曼離開上海花天酒地的生活，多次和陸小曼說「上海這種疏鬆的生活實在是受不得」、「上海的生活想想真是糟」。但是陸小曼卻執意不肯離開，徐志摩只得在上海和北平兩地來回奔波。光一九三一年的上半年，他就在上海和北平之間來回奔波了八次，為了節省路費，他從朋友那裡得到了一張免費的機票，從而坐起不花錢的飛機來。誰都知道在當時的中國，飛機還不是安全可靠的交通工具，但是為了省點錢，他只好去冒這個險。在信裡他說了：

我月內決不能動身。說實話，來回票都賣了墊用。這一時借錢度日。我在托歐海替我設法飛回。不是我樂意冒險，實在是為省錢。況且歐亞航空是極穩定的，你不必過慮。

如果牯嶺已有房子，那我們準定去。你那裡著手準備，我一回上海就去。只是錢又怎麼辦？說起你那公債到底押得多少？何以始終不提？

為了多賺點錢，徐志摩還在兼課之餘寫稿子賺稿費。他為了趕寫一篇有一百元報酬的《醒世姻緣》的序，狠命地寫，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還有另外的文章要趕。他擔心自己會因為寫這些沒有靈感和靈魂，純粹是為了掙錢的文章而寫禿了筆，用壞了腦子，養成壞習慣。但是這又是必須的，如果是靠創作根本就賺不了錢，就是寫這種應景文章掙的錢也是相當有限的。迫於經濟壓力，徐志摩開始放下書生的架子和面子，為獲得一厘二毫五的佣金學著做起房地產中介來。他想方設法去為蔣百里、孫大雨賣房做中間人，但是又怕沒有把握把生意說成而煩

惱。他寫信給陸小曼說起這件事，問她道：

事情倒是纏成個什麼樣子？

是誰在說競武肯出四萬買，那位「趙」先生肯出四萬二的又是誰？看情形，百里分明聽了日本太太及旁人的傳話，竟有反悔成交的意思。那不是開玩笑了嗎？為今之計，第一先得競武說明，並無四萬等價格。事實上如果他轉買「賣」出三萬二以上，也只能算作佣金，或利息性質，並非少蝶一過手（？）即有倍大利益。百里信上要去打聽市面，那倒無妨。我想市面決不會高到那裡去。但這樣一岔，這樁生意經究竟著落何處，還未得知。我目前貿然回去，恐無結果；徒勞旅費，不是道理。

我想百里既說要去打聽振飛，何妨請少蝶去見振飛，將經過情形說個明白。振飛的話，百里當然相信。並且我想事實上百里以三萬二千元出賣，決不吃虧。他如問明市價，或可仍按原議進行手續，那是最好的事；否則就有些頭緒紛繁了。

在接下來的信裡，徐志摩又談到了這筆生意，而且相當迫切地希望生意能做成。為此還不惜要陸小曼的「煙友」——他向來都不愛提及的翁瑞午幫忙。他說：

百里那裡，我未回信，因為等少蝶來信，再作計較。競武如果虛張聲勢，結果反使我們原有交易不得著落，他們兩道，都無所謂；我這千載難逢的一次外快又遭打擊，這我可不能甘休！競武現在何處你得把這情形老實告訴他才對。

大雨家貝當路那塊地立即要出賣，他要我們給他想法。他想要五萬兩，此事端午有去路否？請立即回信。如端午無甚把握，我即另函別人設法。事成我要二厘五的一半。如有人要，最高出價多少立即來信，賣否由大雨決定。

生活是這樣的殘酷，沒幾年工夫，一個風流倜儻極其厭惡經商的理想主義詩人，竟變得這樣快。誰也想不到當年因為討厭經濟學而改做文學事業的徐志摩，在幾年之後，竟會為了區區的「二厘五的一半」的佣金而急火攻心，為了這「千載難逢」的一次生意機會而發出「不可甘休」之語。也許當年他學經濟對現在的生活會更有幫助，不知在做這活時，詩人的心底是怎樣的無奈。

因為窮，徐志摩不得不斯文掃地，做起了他並不在行的生意，而且生意還不順利，愁得他頭大如斗。生意做成了，錢沒能及時到位，他又愁得不行。家裡的錢又短缺了，催起來了，家裡頭的那一攤子爛帳讓他心急如焚。他要陸小曼把欠的錢總起來有個數好讓他知道：「請你寫個條子叫老何持去興業（靜安寺路）銀行，問錫璜，問他我們賬上欠多少？你再告訴我，已開出節賬，到哪天為止，共多少？連同本月的房錢一共若干？還有少蝶那筆錢也得算上。如此連家用到十月底尚須清多少，我得有個數。賬再來設法彌補，你知道我一連三月，共須扣去三百元。大雨那裡共三百元，現在也是無期擱淺。真是不了。你愛我，在這窘迫時能替我省，我真感謝。我但求立得直，以後即要借錢也沒有路了，千萬小心。」

徐志摩最窮的時候，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有一段時間他很久沒回去了，其實極想回上海去看看陸小曼，但問題是差旅費太貴，只好和陸小曼兩地相思。他在信裡對陸小曼說道：「我是窮得寸步難移；再要開窟窿，簡直不了。你是知道的（大雨擱

淺三百渺渺無期)。所以只要生意確有希望，錢不愁落空，那我何樂不願意回家一次。但星六如不走，那就得星四（十月二十九）再走（功課關係）。」

光是沒路費也就罷了，家裡虧欠的窟窿倒是越來越大了。銀行來信說，一個月連房租帶別的零用共欠五百有餘。這些信都是徐志摩窮困潦倒，為錢所困的真實反映。陸小曼在上海的生活還給他帶來了不少的煩惱，有關她和翁瑞午的閒言碎語不時地傳到他耳朵裡來。徐志摩感到生活的壓力太大了，煩惱太多了，無法排遣，他這一時期的詩歌也極少，詩興枯竭了，僅有的幾首詩也是抒發內心的苦悶，像《生活》就是這樣一首反映他當時心境的詩。

〈生活〉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捫索著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滅頂之災襲來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三日，徐志摩搭乘張學良的專機回到上海的家中，從天而降的他讓陸小曼又驚又喜。喜的是徐志摩這麼快就回來了，想必多少會帶回一些錢來，這對於家裡已經維持不下去了的排場無疑是雪中送炭。驚的是他又坐了飛機，飛機是不讓人放心的。徐志摩回家的感受則是又氣又急，氣的是迎接他的陸小曼還是舉著桿大煙槍，全無悔改之意，急的是家中負債累累之下，陸小曼的排場還在，這樣的日子如何過得下去？所以，徐志摩沒好氣地勸說了陸小曼一通，夫妻倆很快就爭吵了起來。陸小曼在爭吵之中，隨手把煙槍往徐志摩臉上扔過去，徐志摩躲閃之下眼鏡掉到地上摔了個粉碎——那一刻，他的心徹底地涼透了，一轉身就出了家門。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家，到第二天下午才回來，看到桌上陸小曼寫的一封絕情寡義的信，他鐵青著臉整理好箱子裡的東西，一語不發地離開了家。

陸小曼是任性的，那天晚上她和徐志摩大吵了一架之後，就受到了母親的責備。她知道自己錯了，但天性任性的她又怎肯低頭，於是反而寫下了那封絕情的信故意地氣徐志摩。當她發現徐志摩看到信後真的拎著箱子走了的時候，心裡慌了，夾雜著悔恨和愧疚的她趕緊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給徐志摩道歉。可惜一切都太晚了，徐志摩再也不會回來了，她的摩永遠也看不到這封信了……他帶著滿腹的灰心失望和憤懣無助毅然離開了這個曾給他帶來過歡樂，現在卻只剩下痛苦的家，踏上了生命最後的旅程。

十八日，徐志摩趕到南京，但是原本準備乘坐的張學良的飛機因事改期，他不想再作停留，於是在第二天改搭另一架郵政飛機。因為十九日晚上在北平協和小禮堂有林徽因的重要講座，他答應要去幫忙準備和捧場的，所以他一定要趕在講座之前回到北平——她是他生命中唯一的慰藉了，所以他朝著心靈嚮往的地方起飛了。飛機一路朝北飛去，下午二點在濟南附近「砰」

的一聲觸山爆炸，一代詩人徐志摩就這樣在飛機炸響騰起的煙霧中飛走了，來不及揮一揮衣袖，說一聲再見……再也沒有了內心的痛苦煎熬，再也沒有了肩上的沉重拖累。

生前陷在痛苦之中的詩人無數次地表達了想飛的願望，他曾在文章〈想飛〉裡說：

人們原來都是會飛的。天使們有翅膀，會飛，我們初來時也有翅膀，會飛。我們最初來就是飛了來的，有的做完了事還是飛了去，他們是可羨慕的。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爬著夠多麻煩……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你上那邊山峰頂上試去，要是度不到這邊山峰上，你就得到這萬丈的深淵裡去找你的葬身地！「這人形的鳥會有一天試他第一次的飛行，給這世界驚駭，使所有的著作讚美，給他所從來的棲息處永久的光榮。」啊！這文著！

同時天上那一點子黑的已經迫近在我的頭頂，形成了一架鳥形的機器，忽的機沿一側，一球光直往下注，嘖的一聲炸響，——炸碎了我在飛行中的幻想，青天裡平添了幾堆破碎的浮雲。

在他一年前寫的另一首長詩〈愛的靈感〉裡，也有一些驚心動魄的詩句，讓事後讀詩的人不免心驚膽寒，詩裡面有這樣的字句：

遠遠是你我間的距離；
遠，太遠！假如一支夜蝶

有一天得能飛出天外，
在星的烈焰裡去變灰
（我常自己想）那我也許
有希望接近你的時間。

現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這樣抱著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睜開，
直到我飛，飛，飛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風，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暫時的；快樂是長的，
愛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沒想到這些話語和詩句都變成了慘烈的事實，年僅三十四歲的詩人在烈焰中飛走了，飛到一個再也感覺不到痛苦的地方去了……似乎這一切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當陸小曼得到南京航空公司派人傳來的噩耗時，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在一再得到證實之後，她一下子昏了過去。徐志摩的逝世像一道閃電劈中了她的靈魂，巨大的悲痛襲來，幾乎壓垮了她的精神和身體。王映霞這樣描述她當時的模樣：「小曼穿一身黑色的喪服，頭上包了一方黑紗，十分疲勞，萬分悲傷地半躺在長沙發上。見到我們，揮揮右手，就算是招呼了，我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在這場合，說什麼安慰的話都是徒勞的，沉默，一陣長時間的沉默。小曼蓬頭散髮，大概連臉都沒有洗，似乎一下老了好幾個年頭。」

沒有人能體會到她的悔恨與悲痛，就在徐志摩臨死之前她還曾那樣地傷害過他，現在連道歉和改過的機會都沒有了，他永遠地去了，再也不會回來了……想起這些年來，因為任性，她把她的揮霍、她的快樂都建立在了他的痛苦之上。他是那樣地愛她、關心她，但她卻從來沒有真正地領過情，以為一切都是他應該做的。他是那樣苦口婆心地勸她，但她從來沒有聽過他的話。他不管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想著她，為滿足她的喜好不遠千里萬里地寄東西給她，但她從沒有過回報。他無論走到哪裡都不忘給她寫信，怕她孤單安慰她，但她卻總是懶得動筆，甚至對他寫來的信都沒好好看過就隨手丟掉了。他為她奔波拚命，為她痛苦輾轉，掙扎著生活。可她呢，只在乎自己的享受，有幾分關心他的生活、他的健康、他的心境呢？每次來去都是自己打點行裝，他的衣服越來越破舊，掩飾不住窘相，可她從來不管；他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大，她卻從不替他著想，為他分憂……現在她猛然地醒了，她後悔了，但他卻永遠地去了，再也無法感知她的悔恨；她想珍惜了，那個人卻不會再回來了，不會給她機會了。

世界上最愛她的那個人去了，從此她的世界轟然坍塌。她恨自己，恨不能殺了自己，但是她不能，父親陸定已經在一年前過世了，風燭殘年的母親只有她可以依靠，如果她也死了，那麼母親唯一的依靠也就失去了，年邁的母親一個人怎麼活下去呢？她只能支撐著活下去，活下去……。

陸小曼在巨大的悲痛之下，幾乎垮了下來，她完全麻木了，哭得連眼淚也沒有了。在這種關鍵時刻，又是沉穩冷靜，遇事不慌的張幼儀挺身而出，安排徐志摩唯一的兒子（十三歲的徐積諧）和她弟弟去山東認領徐志摩的遺體。

當陸小曼看到徐志摩的遺體和唯一完整的遺物——她畫的一幅山水長卷時，傷心欲絕，哭得死去活來。然而，沒有人同情

她，所有的人都在為痛失徐志摩而痛哭，都認為是陸小曼一手造成了徐志摩的死難，都把憤怒的槍口對準了她。這些人中最痛恨陸小曼的莫過於徐志摩的父親了，一年之中，他接連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唯一的兒子，他做夢也沒想到會輪到他給兒子送終，白髮人送黑髮人。他斷定是陸小曼害死了他的兒子，沒有她的出現，他們徐家上下安寧太平，哪會發生這樣的慘劇？老父親在給兒子的輓聯中寫道：「考史詩所載，沉湘捉月，文人橫死，各有傷心，爾本超然，豈期邂逅罡風，亦遭慘劫？自襁褓以來，求學從師，夫婦保持，最憐獨子，母今逝矣，忍使淒涼老父，重賦招魂？」

從此以後，徐志摩的家人對陸小曼恨入骨髓，幾乎斷絕了來往。而徐志摩生前的許多朋友，像何竟武、胡適、林徽因、金岳霖等也都把一切罪責加在了陸小曼身上，認為就是她的執意不肯北上造成了徐志摩的早逝，這些朋友也大都與陸小曼斷絕了來往，始終不肯原諒她。幾乎所有認識和喜愛徐志摩的人都在痛恨陸小曼，報紙雜誌也不惜對她口誅筆伐，她又一次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成為眾矢之的，與前一次不同的是，這一次再沒有人陪著她一起承受了，再沒有人貼心地安慰她了。她默默地承受著來自四面八方的責難，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對徐志摩的紀念、懺悔和無盡的愛意。